

忠义响马传

● 马连登



卷一

忠义响马传
一卷（上、下册）
马连登 说本

工人出版社出版（北京安外六铺炕）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衡水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30 字数：616000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衡水第1次印刷

印数：1—56,620册

统一书号：10007·177 定价：5.65元

ISBN 7-5008-0107-6/I·27

I247.4
332
3:1(1)

13548104

忠义响马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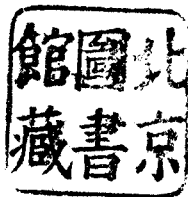
一卷 下册

苗培时 主编

马连登 说本

李鑫荃 马歧 整理

王素稔 校订



工

B

出

版

注

482065

目 录

第 一 回

秦叔宝落难天堂县

单雄信买马二贤庄……………(1)

第 二 回

王伯当寻隙反成友

李世民缘误偶结仇……………(30)

第 三 回

肇祸招灾英雄入狱

解危扶困义士疏财……………(64)

第 四 回

土地庙秦琼打擂

镇边府杜盆托情……………(93)

第 五 回

罗王爷后堂认甥男

伍元帅教场施陷阱.....(121)

第 六 回

教场比武挑伍奎

瓦口败阵收秦用.....(151)

第 七 回

单雄信闭门却良朋

秦叔宝酒店失宝马.....(181)

第 八 回

王君可剖述响马规

罗士信初尝亲闹暖.....(209)

第 九 回

秦叔宝宽容铁枪将

送寿礼巧遇昌平王.....(236)

第 十 回

扯硬弓寻仇尚书府

赏花灯闹反长安城.....(266)

第 十一 回

老仆射廷诤遭惨戮

小家将酗酒误戎机.....(305)

第 十二 回

伍云召携子破重围

装神鬼拦路救恩友……………(333)

第十三回

叛私盐莽汉陷囹圄

逢特赦贤母划生途……………(359)

第十四回

程咬金无时卖竹箒

尤俊达有意结挚友……………(390)

第十五回

程咬金匹马劫皇纲

秦叔宝独探汝南庄……………(420)

第十六回

全义气染面闹登州

虑远事违心认义父……………(451)

第十七回

纨绔儿初识绿林汉

瓢把子偏失白玉佛……………(479)

第十八回

贾家楼结盟歃血

历城县反狱劫牢……………(507)

第十九回

贤婆媳被累遭颠沛

猛英雄独胆反山东.....(538)

第 二 十 回

虬龙棒威慑侯臣

越王府恩收义女.....(567)

第二十一回

拯危急紫雁盗令

奔苟且叔宝脱钩.....(595)

第二十二回

挡杨林巧施抛铃计

闯潼关诱赚谄佞徒.....(621)

第二十三回

徐茂功智援秦元帅

罗士信力擒尉总兵.....(653)

第二十四回

程咬金三斧取金堤

降翟让单骑定瓦岗.....(682)

第二十五回

探地穴恩师赐宝

拜纛旗盟友推尊.....(713)

第二十六回

妙语如簧徐勣退敌

君心似铁唐璧受辱……………(740)

第二十七回

秦叔宝唇枪激唐璧

徐茂功舌剑辱杨林……………(767)

第二十八回

齐国远诱擒尉文升

罗士信枪砸虬龙棒……………(794)

第二十九回

杨林设摆长蛇阵

秦琼荐举短命星……………(822)

第三十回

毛家集学枪困老将

瓦岗寨盛礼款佳宾……………(852)

第三十一回

傲罗成筑台拜帅

莽单通喫酒杀敌……………(882)

第三十二回

靠山王败走断龙山

大魔国庆功瓦岗寨……………(913)

校订后记

第一回 秦叔宝落难天堂县 单雄信买马二贤庄

野史说来鉴兴亡，评今讲古意味长。
暴虐昏庸属杨广，英雄起义聚瓦岗。
咬金板斧开基业，叔宝威名震四方。
推倒隋室建勋绩，江山一统话盛唐。

自从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传到二世胡亥，就有陈胜、吴广揭竿起义。不出三年，天下归了刘邦，重新统一，从此汉朝国威大振。传到献帝末年，又形成魏、蜀、吴鼎立的局面。司马氏篡魏，建立了晋朝，可是一百五十年之间，天下并不太平，从东晋十六国到南北朝割据，全国一直是分裂的形势。

南北朝的时候，北周传到宣帝宇文贇，立了华阴县大贵族杨忠的女儿为正妃。不想宣帝即位不久就死了，传位给儿子宇文衍，当时还在年幼，并不懂事。就这样，杨忠的儿子

杨坚乘这个机会废了静帝宇文衍，自己登极即位，立国号为隋朝，改元开皇。又用了八年的时间，扫灭了南陈后主，天下重归一统。杨坚做了皇帝，吸取前朝兴亡的经验，行事谨慎，对待百姓也比较宽和。《隋书》上说他“躬节俭，平徭赋，仓廩实，法令行。君子各安其生，小人各乐其业，强不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四海欢娱，二十年间太平无事，区宇之内宴如也。”这些话难免有点儿夸张，可是天下经过二百七八十年的混乱，创造下这么一个统一安定的局面，杨坚总得说是有些文治武功，对老百姓还是有相当好处的。

隋文帝杨坚虽说统一了全国，可是皇族、贵族的内部倾轧却很厉害，埋伏着一场大的风暴就要到来。《响马传》这部书说的就是隋朝爆发的一场农民起义的故事。到后来，胜利果实落到唐国公李渊的手里，建立了唐朝，又坐了将近三百年的天下。

这一部书从哪里说起呢？单说山东省济南府历城县水南寨太平街专诸巷东口路北第二个门，住着一位惊天动地的人物。此人姓秦名琼，表字叔宝。幼年之间，马踩黄河两岸，铜打山东九州十府一百单八县，人称神拳太保。秦叔宝为人挥金似土，仗义疏财，交朋友肝胆照人。他父亲秦彝是南陈武将，马鸣关的总兵。隋文帝灭南陈的时候，为国捐躯，死在马鸣关。从此，秦琼是亡国之臣的后代了，只好奉养着母亲宁氏老夫人，带着妻子贾氏、儿子秦怀玉隐居在老家历城县。秦琼在二十岁上，为了养家糊口，在历城县衙门当了一名马快班头，也就是办案拿贼、押解犯人、呈递公文一类的差使。

到了隋文帝仁寿二年，历城县令黄锦芳叫秦叔宝押解十八名囚犯，奔长安城刑部衙门报到交差。因为隋文帝在开皇十六年下过一道旨意，凡是州郡判处死刑的犯人，都不准在当地处决，必须解往长安，交大理寺复审核实，再交尚书省呈送皇帝裁处。皇帝批下来，还得交尚书省拨到大理寺重新核实，再经尚书省呈交皇帝。这样往返三次，才能最后处决。这就是表示皇帝注重民命、不肯草率的意思。叔宝当时领命下来，就找樊虎、连明商量。这俩人是副班头，秦琼的得力助手，又都是结义的弟兄。樊虎表字建威，是个大个儿，紫脸膛，人称紫面赛文长，长得象三国时的魏延。马上使一把大刀，步下也是一身好功夫。连明表字子开，人称玉面赛子龙，象三国时的赵云，也是一身好本领。当时兄弟三个一商量，决定让连明在家里当差，樊虎跟着秦琼一起押解犯人去长安交差。按当时的制度，县衙门派了官人押差，其余随路护送的人就由地方上派民伕。民伕是一站一站的换人，到了长安交差以后，就剩下官人，领了回文，回县衙交差，就算了结啦。

当时，秦琼、樊虎安排好家务事，地方上派了民伕，押解着十八名犯人起程，按官站直奔长安。走东阿，下大名，奔灵宝、阌乡、观音堂，进潼关，走华阴、华州、少华山、太华山，过渭水、渭南、……这一日，来到临潼地界。

秦琼一看临潼这地方风景特别好，山峦密布，到处桑柳榆槐，遍地山花，微风摆动，香气扑鼻。“樊贤弟！你看这地方真好！”“嗯！就是不错！”“贤弟看住了差使，哥哥我到山上去瞧瞧。”“您去吧。”叔宝一催坐下黄膘马，背插双铜，

顺着山道往上走。到了山上，还没顾得欣赏风景，就听山下一片哭喊之声。叔宝顺声看去，只见下边有一条从西南通往东北的山路，路旁一片大树林，有男有女，都在哭喊。有位年轻的妇人正要上吊自杀；一位官长身穿大红袍，方面大耳，一部黑髯，骑一匹桃红战马往东北逃跑；后边一匹青马，马上一人，金甲蓝袍，手使一口大刀，脸上罩着青面纱，紧紧追赶。叔宝心想：一定是这位官长赴任，半路遇见响马大盗要劫财害命。叔宝是见义勇为的英雄，焉能不管。一伸双手，抽出一对金装铜，腿肚子一撞铁过梁，双磕飞虎髯，黄膘马翻蹄亮掌，如同电掣风驰一般，赶到近前。让过前边的官长，把响马截住，双手一分熟铜铜，抖丹田一声喊吓：

“呸！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竟敢图财害命，劫杀官长！响马大胆，休要逞凶，某家来也。”其实这个脸罩青纱之人并不是强盗，叔宝要知道是谁，吓死也不敢管。原来前边跑的这位是太原侯李渊，后边蒙青纱的这个人 是隋文帝的儿子杨广，后来继了位就是隋炀帝。

杨广的母亲就是隋文帝杨坚的妻子独孤皇后，她有个妹妹独孤氏就是李渊的母亲。他们俩是两姨兄弟，按理说是很亲近的。为什么杨广要追杀李渊呢？因为杨广是个酒色之徒。杨坚做皇帝以后，打算灭南陈统一大隋朝，派出六路人马，李渊、韩擒虎、贺若弼都各带一路，杨广和他兄弟杨俊是大元帅。临出发的时候，杨广把李渊找来说：“哥哥！我托您点儿事情。”“有什么事儿，说吧！”李渊心里明白：没好事儿。“兄长！我听说南陈后主陈叔宝有个最美丽的孔贵妃，发长七尺，光可鉴人。您要得到这个女人，您可想着给我带

回来。”李渊心说：陈后主耽于酒色，才难免灭国亡家，你还学他。李渊当时勉强答应，等灭了南陈以后，从井里把孔贵妃捞上来，李渊一看，绝不能要，回手抽剑，扑哧一下斩了孔妃。杨广从这起就恨上了李渊。

李渊的妻子窦夫人长得好，杨广早就看上了他的姨嫂。有一天，杨广邀李渊下棋，要赌输赢。杨广说：“我要输了，将来把大隋的江山社稷让给你。”李渊说：“我要输了呢？”杨广一笑：“你要输了，把嫂嫂窦氏夫人归我。”李渊一听，勃然大怒：“好昏王！”用手抄起棋盘，叭喳一下，正打在杨广的嘴上，嘣！把门牙给打掉了两个。杨广一疼，往里一吸气，嘶！连血带牙他都咽了。

后来在长安出现了童谣：“天子季无头”。文帝犯了疑忌，把李渊的唐国公降为太原侯，戍守太原。李渊全家上任，迁往太原。杨广一看机会来了，带着人扮成响马，要截杀李渊全家。李渊当时拨马就跑，杨广紧紧追赶，一家人吓坏了，窦夫人就要上吊自尽。正在千钧一发之际，叔宝赶到。

杨广生气，又不敢说出名姓，把心一狠，催马举刀，二马相交，举刀就砍。叔宝左脚一点金镫，黄膘马往里手一裹头，右手铜一用力，往上一迎：啞！杨广虎口震裂，大刀脱手而飞。二马一错镫，叔宝双铜一合，照杨广后背喊声：

“打！”其实也就是三成劲儿，叭喳，就打上了。杨广就觉着五脏六腑一翻个儿，嗓子眼发甜，心口窝一发热，哇的一下子，血就喷出来了。吓得他落荒而逃。

叔宝赶紧拨过马来往回走。李渊高声喊：“恩人救我全家

性命，感恩不尽，请留名姓！”叔宝一摆手：“我叫秦琼。”一催马顺山道走了。李渊惊魂始定，就听见一个琼字。一想：伸出五个手指头，可能恩人叫穷五。

叔宝回来见樊虎也没提这事，直奔长安进发。来到长安城，这是辇毂之下，帝王之都，人烟辐辏，熙来攘往，做卖做买，五行八作，百业并举。弟兄押着差使来到金象大街刑部衙门，进去投文。正赶上长安已经没有在押地方，监里都满了。刑部叫叔宝押着原差，奔山西潞州天堂县投文交差，同时又抓了樊虎一趟回山东的闲差，押着一股犯人奔磁州。哥儿俩只得分手。樊虎想了想：“这么办吧，二哥！您去磁州，我去天堂县。”叔宝摇了摇头：“天堂县的公文写上了我的名字，不能更改。再说谁去都一样，差不了几天的事，还是我去吧。”“也行，您的路费够吗？”叔宝看看银子虽然不怎么富裕，也还够用。再说也没有什么耽误，交了差还能领六两六钱银子，这叫“够不够，六两六”。

弟兄在长安分手。樊虎到磁州交差完了，回山东销票没事了。秦叔宝来到天堂县衙门交了差。差事虽然收了，可是公文盖不了印，因为本县县令蔡天德到府里去办事，必须一个月后才能回来用印。这公文上没印，叔宝不能回山东交差。没有办法，在南门外路西仁义店要了一间上房住下来，耐心等候。这下子可坏了，路费不足，二十天的光景，欠下店饭帐不少。本店王掌柜的心眼儿小，每天来要，叔宝只好对付着说吧。这天王掌柜进来：“哈哈，秦二爷！您想出点儿办法来了吗？您住的这么宽敞，人吃马喂，一天多少钱哪！我这店本小利薄，垫办不起呀。”“店东！我比您还着急

哪。谁想到蔡大老爷不在，您再照顾几天，等大老爷一回来，用印领盘缠马上还你。你就再等一等吧。”“嘿嘿！每天您都是这套话，我耳朵都听出茧子来啦。反正您有一定之规呀。”

刚说到这儿，就听见外边呛啷啷一棒锣响，伙计从外边跑进来：“秦二爷！您赶紧去，蔡大老爷的大轿到咱门口儿啦！”“啊！”叔宝立刻往外跑，出店门一看，果然是县太爷的轿子到了，四个人抬着，黑轿围子白轿顶，两面铜锣开道，全份的执事，后边有十几个人跟着。轿帘高挑，大老爷两手按着扶手。叔宝这些日子，叫店主东天天麻烦得着急，心里窝着火，紧行几步，分人群来到轿前，两手一按轿杆头儿：

“太爷慢走，小吏有下情上禀！”叔宝自己觉着没使劲儿，可这前边的两个轿夫受不了了，咕咚！俩人都卧槽啦。前边的轿杆一栽，可后边儿这两个人还抬着呢，大轿往前一栽，蔡大老爷脑袋往外一探，身子往前一拥，噌的一下，从轿里栽了出来，闹了个烧鸡大窝脖儿。帽子也瘪了，脑袋撞了一个包，滚了一身土。叔宝跪在地下也吓坏了，看热闹的百姓忽拉拉一阵大乱。官人过来搀起蔡天德。掸掸土，把帽子戴上。蔡天德气坏了，一瞪眼：“把狂徒绑起，押在轿后！”官人过来把叔宝给捆起来，押到轿后。蔡天德上了大轿：“打道回衙！”在轿里气得他直吹胡子：这么多的百姓看着，简直太丢脸，有失官体。

回到衙门，立刻吩咐：“击鼓升堂！”令下如山倒，咚咚咚鼓声如同爆豆，快、壮、皂三班人役站立两厢。蔡天德升大堂：“快把狂徒押上堂来！”“是！”壮班撒腿往外跑，一带锁头

儿，哗楞楞，拉着叔宝往里走。登堂阶往大堂一跪：“下役秦琼拜见太爷。”秦琼心里后悔：自己这是怎么啦！真要命，怎么这么糊涂。蔡天德一拍桌子：“你是哪里来的？”“下役从山东来。”“到山西干什么来了？拉下去与我打！”一伸手抓出四根签来，这就是四十板子，叭！扔在堂下。皂班头儿把大板举过头顶：“请大人验刑。”“与我狠狠地打，重重地打。”这四大板打得叔宝皮开肉绽，鲜血崩溅，死去活来。

打完以后，架起来往这儿一跪：“哼哼！谢太爷恩典！”“来此何干？”叔宝无奈，哆哩哆索掏出公文叙说前情，师爷才给用了印。“秦琼身为官吏，竟敢在长街上拖翻大轿，污辱本县，本应重责，念其远路，给铜钱两吊，轰出衙门！退堂。”蔡天德走了。有差役拿来两吊铜钱交给叔宝，带好公文，晃晃悠悠出离了县衙。

秦琼在长街上悲恨交加，浑身上下，疼如火燎，额角上的汗珠往下掉。好不容易来到店门，其实王掌柜早就知道了，

“哎呀！哈哈！秦二爷回来啦，我搀着您。”一直来到上房，“您快坐下！”“哎呀！”“哟！打得真够重的，我给您找点刀疮药，先上点止疼。”洒上药面儿，叔宝才好一些。王掌柜端来热汤面：“哈哈，您先吃一点儿，压压火。怎么样？挨几下打不要紧，总算把银子领下来啦。”“唉！店主东，我真对不起你。太爷只给铜钱两吊，轰出衙门。”“哟！”再看王掌柜的脸儿，当时就绷起来了：“噢！没给您银子？那么您欠的店饭钱怎么办哪？”“店主东不必发怒，我秦琼把伤势养好，寻找宾朋摘借，也不会欠下你的店钱。”“哟！您都混到这份儿啦，不用说没有朋友，就算是有，哈哈！人家躲都躲不及，

谁还上您这儿找倒霉来！”“哼哼！秦某的朋友都是生死至交，哪能跟店东一样，狗眼看人低哪。”“好好，您也别绕弯儿骂我，这碗热汤面您先别吃啦。”他又给端走了。真是蛟龙离水鱼虾戏，虎豹出山狼犬欺。王掌柜真是势利的小人。

到了晚上，叔宝又气又怒，又悔又恨，棒伤又疼，直到天亮，才朦眊睡着。坏了！百病乘虚而入，夜晚受了贼风，这叫夹气伤寒。又搭着请不起医生吃不起药，辗转床侧，把英雄困在异乡，真是呼天不语，唤地不灵。王掌柜一天催八次店钱，从上房给叔宝挪到下房。下房挪到单间，单间挪到伙房，最后把英雄扔到后院草棚，店主东弄个破帘子给挡上。

这可不是一天了，从六月到了九月。这天店东想起叔宝可能死了，想去看看。他来到后院草棚一撩破帘子，嘿，秦叔宝在里边坐着哪。“哟！秦二爷，您还没死哪？”

原来叔宝被扔在草棚以内，自认必死。昏昏沉沉，觉着有人叫他。“客人醒来吧！”英雄睁开二目一看，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妇人，荆钗布裙，倒很端正，左手拿着丸药，右手端着温开水：“您吃点药吧！”“噢！大嫂，您是何人？”“店主东就是我们当家的，这个人倒很正直，就是爱财如命。您是外乡人病到店里，我看着挺难过的，给您拿点药来，先吃吧。”叔宝心里很感激，想不到店主东有这么贤惠的内助，“哎呀，多谢大嫂！”接过来吃下去，时间不大，内掌柜的端来一个小托盘，上边放着一碗热汤面，洒上香菜末，倒点明香油，一碟咸菜丝，一双筷子。二爷心里一痛快全吃了。从此以后，每天送药送饭，照顾得又体贴又周到。这样一来，病就慢慢